

## 第二卷

## 劉生覓蓮記（上）

劉一春，字茂華，號熙寰，江東人也。世居重疊山華村之西，為故家舊族，祖先廣積陰功。父武南公，為癡生，有重名，厚於德，福於學，而未發，嘗自信曰：「吾有兒必顯。」生三子：一奉，一春，一泰。一春自幼聰穎，稟逸韻於天陶，含衝氣於特秀。甫十五，即留心武事，弓馬精熟，以鷹揚自期；忽思「挽二石弓，不如識一丁字」，遂棄武，專於文。年十八，補邑庠生，獵史搜經，著述日富，遠蜚清譽，卓冠士林。人以其才似賈誼，稱為「洛陽子」。

時有母舅馬二臯，知府鄰省。生極為舅妯所鍾愛，生父命生餞送。舅欲與之偕，生以秋試在念，送二程而返。過一鳳巢谷，有老人稱知微翁，數術甚高，戢曜幽壑，彩真重崖，僻結草廬於山麓。生亦仰其名，特拜求今歲之數。老人先書一紅紙貼於門曰：「今日主喜事福人至。」生至懇數，書二句付生，曰：「覓蓮得新藕，折桂獲靈苗。」生不解，求明示。老人又畫一人手持一圭，下書「己酉禾斗」字。生曰：「吾當於己酉發科乎？然非其時矣。」老人笑曰：「數之說微，微則為驗，但前行，知此不過三日。」生辭退。

次日，至一村。綠水護居，竹籬遮舍，其家姓趙名思智，號樂水散人，蓋生之受業恩師也。因進訪，師喜，款留備至，寓生於東廂之梅軒前。時屬孟春末旬，寒玉堆芳，冰葩散馥。生步於梅下，誦古詩一首：

玉堂清不寐，寒夜漏聲長。吟到梅花處，詩成字也香。

復舉手整冠，仰數梅花。見古梅壓短牆東西，聞隔牆似有女聲者，乃以折梅為由，履扁石窺之。一女淺妝淡飾，年可十六七，手執梅枝，口中吟曰：「今日看梅樹，新花已自生。」忽回頭見生，遽掩其身。生心贊曰：「冰肌玉質，不亞壽陽，笑出花間語，獨擅百花之魁。不意塵埃中有此仙品！」俄而師至，與生游於適然園。至紅甫亭，亭中有桃花紙掛屏，針刺小詩一絕：

小園日涉已成趣，引得東風到草堂。惟有芳桃解春意，笑舒粉臉待劉郎。

生玩之，似有喜意。師笑曰：「此吾甥女所書，自幼愛觀史籍並詞話，獨處皆喜題詩。渠父不知戒，吾以謂非女子長技，往往規之。昨與寒荊到小園，又有此絕句矣。昔吾姊夢李白送軸而生，蓋不凡女也。」生極心慕口贊，返至樹下，獨立久之，自思：「題詩之女，必隔牆所見者。」忽憶知微翁之數，點首悟曰：「人持一圭，乃『佳』字也；己酉二字，乃『配』字也。所謂佳配者，其此乎？不然，何以曰『解春意』？又曰：『待劉郎』？又不然，何不先不後而見詩睹面，適當三日之期也？微生有幸，當不避赴梅之嫌；淑女多緣，幸尚免標梅之歎。吩咐梅花自主張，為我作媒妁，如何？」

次日又至，隔牆自沉吟曰：「今朝梅樹下，定有詠花人。」用意窺之，則杳不可見。欲久留以圖再面，自度不可。辭師而歸，悵悵曰：「此別一見無由，何有於配？知微翁、知微翁，其戲我矣！」

越日，稟命父母，攜琴負芘，遊學外處。泛舟至落石村，推篷望之：柳拖新綠，桃染初紅。乃停舟水涯，步於堤上，吟曰：

弱柳含顰弄楚腰，孤舟趁日渡低橋。

閒花有意迎征袖，回首黃鸝過別梢。

時有一老者，鬚髮皓然，衣冠閒雅，一舟一僕，飄然而來。適與生值，見生年少可挹，知其非常人，因詢生所以。生語之故。老人張目視生曰：「華村劉二郎，其執事否？」生曰「然。」老人喜甚，蓋生之父與老人素契者。老人姓金，名維賢，號守樸野老，年逾六旬，性好交納，而家極饒裕，且崇禮樂善，鄉譽頗隆。與生執手談曰：「吾家歲延名師文士，為課兒計，又與尊翁契厚，其枉留文旌，以續通家舊好。」生欣然從之。至家，館生於東堂左室。

時守樸翁有名園，奇花異卉，怪石叢林，種種咸具，人羨之曰「小洛陽」。而其中有迎春軒。守樸翁逾數日，叩師以生所學，師大譽為名世器；而其子名友勝者，亦於父前延譽不已。守樸翁加敬，遷生於迎春軒中。窗外有修竹數竿，竹外有花壇一座，其側有二亭，一曰晴暉，一曰萬綠。亭畔有碧桃、紅杏數十株。轉南界一小粉牆，牆啟一門，雖設而不閉者。牆之後，壘石為假山，構一堂，匾曰「閒閒」。旁有小樓，八窗玲瓏，天光雲影，交納無礙。過茶架而西，有隔浦池。池之左，群木繁茂，中有茅亭，匾曰「無暑」。池之右，有玉蘭數株，築一室曰「蘭室」。斜辟一逕，達於池之前，躍魚破萍，鳴禽奏管，凡可玩之物，無不奪目愜情。盡園四圍環以高牆，凡至園者，必由迎春軒後一門而入，扁其門則清閒僻靜，極樂世界也。守樸翁以絕人往來，故獨居生於此。遣一俊僕，名守桂，承值以伴生，年十五，盡秀逸，且識字，善歌唱，性馴而雅。生悅之，留於座側，教以詩曲，訓以書翰，即能領略，呼曰愛童。

生至壇前，配紅匹綠，胎青孕紫，芳逕閒閒，一塵不到，深以為幸。趁步徐行，見梅枝橫覆牆上，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梅下折花人何在？昔以三日為期，今數日不瞻矣。使此過遇所見，假以時日，當不至空相憶也。」轉高西顧，池前一室，有小軒，遙見「培桂」二字；波汶上檻，日縷搖窗，精熠殊甚。生意謂書室，逕由斜徑往窺之：珠簾高卷，絕無一人；其中之所有，皆女工所需之物，雜以文几之具。恐有人覺而返。

次一日，洗硯於魚池，坐蘭室中，聞窗內有嘻笑聲。生悄步池側，忽見手持繡鞋，可三寸許，置於簾外石上，僅露纖纖一手，吟曰：

「碧欄杆外苔痕濕，果是將來換繡鞋。

又一應聲曰：「今欲曬向西窗，趁晚晴乎？」生聞之，思：「幽僻處有些，其董永之織女乎？其孫恪之袁氏乎？」未幾，又憑窗而吟曰：

芳心蕩漾，夜來愁擁梅花帳。風送清香，熏徹孤衾夢不成。

隔簷鶯鬧，為人鼓出相思調。體怯輕寒，連理羞將病眼看。」

（《減字木蘭花》）

長吁一聲，初不知有生之在其側，探首簾外，生亦突抵簾前。兩面忽一相覲，其女低聲曰：「簾外一生，美如冠玉，非天台路何以至此？」命侍女取繡鞋而入。生初見之，月眉星眼，露鬢雲鬟，撇下一天丰韻；柳腰花面，櫻唇倚手，

顏盛色茂，恍若玉環之再世，毛施之復容，其美難將口狀；而通詞句，雅吟詠，又疑奇花而解語，真所謂仙宮只有世間無者也。生猛然自失曰：「此奇貨可居也！乍遇間而自手及足、自面及心，總收一目，知微翁所云佳配，又果在此乎？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，吾今所寓，無異梅軒，使不至此，幾虛過一生矣。」久立未忍遽去，意女已迴避，而不知端於簾內窺生。生佯為不見者，曰：「外面令人倍惆悵，裡頭舉眼自分明矣。」因朗賦一詞，以作詞戰之先鋒云：

和光豔，春盈面，掀簾晴畫香風扇。人寂寂，愁如織。暖風倦體，看花無力。----離樑畔，雙來燕，喃喃訴出愁多遍。傾城色，初相識，佳詞賦，也漏春消息。」（《擷芳詞》）

生自思：「遊學每遇故知，已出非意，園名洛陽，軒曰迎春，若將有待予之至者，沉靜所遇文姬，與師處相見，才貌難伯仲。數日之間，二接才麗，益不易得，何幸中之幸也！」乃書知微翁之數於壁間，憶女室而吟曰：

西鄰之女洵矣哉，入眼平生未有也；微生今日有何幸，不期而遇知音者。

又思：「女性幽靜，外言難入，而乃出口成章如是，深喜其可以筆句動也。」作《如夢令》以自幸：

日暖風和時候，玉女花前邂逅。謾賦啟朱唇，輕遞脂香未透。欣驟，欣驟，有日相如琴奏。

後女知此情為生所覺，心生愧赧，每玩景臨風，常定睛不語者移時。蓋聞生之詞，接生之貌，愛生之才，若動隱情而口不可言耳。而生心亦未嘗一刻不在女也。為雨阻，絕步園中。後值晴霽，輟卷縱觀。適守樸翁命愛童持羅衣授生，童因尾生閒步。生指女室問之，童曰：「此吾鄰孫氏所居。其女名芳桃，改名碧蓮，年已十八，詩賦詞歌、琴棋書畫、刺繡工夫，無不完備精絕。早喪其母，未曾許配，故其父擇此居之。買一鄰女以伴蓮，姓曹，名桂紅，後改名素梅，少蓮娘二歲，視如親妹，無一間言，諳文墨，美姿容，蓮娘之亞也。嘗於培桂軒中聯四景詩，迭為酬和，以為得趣。嘗謂梅曰：『國朝若開女進士科，吾期奪傳臚首唱，亦許爾共步瀛洲。』聞者每羨，而卒無能睹一面、得一詞者。其父性喜外出探友。或竟日而返，或信宿而歸，歸則愛獨處一室而無親人。」生聞言，心神不勝踴躍，囑童曰：「為我嚴鎖外門，吾今愛靜，無事則免使他人入來。」童會生之意，唯唯笑曰：「吾固笑此門鎖鑰非童不可也。」生初聞其為芳桃，忽憶師處所見，繼又聞其為碧蓮，猛省知微翁所云，於是念蓮之心更切矣。復題於壁曰：

直須杜門絕客，深下一團工夫；

定叫鐵杵成針，不負遠來夙志。

客至，見之，咸以生不喜交接，故候謁者亦稀。生亦自謂數有可乘，乃私號「愛蓮子」，冀自遇於碧蓮，口占一詞，名曰《臨江仙》：

一睹嬌姿魂已散，滿腔心事誰知？東瞻西盼竟差遲。裝聾還作啞，似醉復如癡。

我欲將心書尺素，倩人寄首新詩。個中暗與約佳期。不知何年更何月，何日更何時。時有友李見陽拉生郊游。生與偕行。適數妓鬥草於得春亭下。詢之，皆樂平巷中名妓，一曰李月英，一曰高巧雲，一曰包伊玉，一曰許文仙。生亦喜花柳趣，心甚留愛，乃曰：「今日之行，觸眼見琳瑯珠玉，皆子美詩中黃四娘也。」同興談笑移時。偕至印月溪邊，睹鴛鴦浴水，粉蝶穿花，因曰：「諸妹俱士女班頭，吾欲擇其一，以締永好，先唱《憶秦娥》詞，能續成者即取之。」生徐曰：

春堤曲，一溪水漾新紋綠。鴛鴦弄日，晴沂對浴。

文仙執生之手，嘻嘻然應曰：

和風不斷香馥鬱，牆頭粉蝶相隨逐。相隨逐。雙雙飛入，花間並宿。（《憶秦娥》） 詞成，群口喝采。生敬且愛，期約而回。

坐窗下，花影橫欄，春香飄戶，有寂寥意。命童磨墨，拂箋揮一歌，使童歌之：

薄試輕羅散幽趣，鶯唇燕舌番新句。

東風引我入桃源，含笑桃花紅滿樹。

問花何事笑東風？笑我不飲空歸去。

我即解衣典醇西錄，醉春買樂紅芳處。

只愁東風不久情，吹作一天輕紅絮。

著意看花花不紅，百計留春春不住。

春老花殘將奈何，袖薄難勝淚如注。

歌罷，同步於萬綠亭前。愛童揮小扇以逐飛蝶，生亦促之。忽二蝶爭花，墮花下，相抱不解。生拆之，對童而笑。童笑曰：「物之性猶人之性，釋之、釋之，毋拆散姻緣也。」生棄蝶，成《西江月》詞：

三月韶光過半，一年勝景堪奇。

傷春自個謾徘徊，偶睹游蜂墮地。

款款柔情莫托，殷殷吩咐蜂媒。

惟期及早效于飛，不負花前一對。

越夕，生囑愛童守門，逕訪妓家。文仙出《嬌紅記》，與生觀之。曰：「有是哉！有始無終，非美談也。」留宿而回。

後日，守樸翁設宴，坐中紅袖，正前妓巧雲、文仙也。至晚，文仙自薦於生。

次日將別，守樸翁至，曰：「近來多冷落，文仙一名姝，欲留數日，以暢文興，才子佳人，光我莊園。」生歡甚，攜文仙劇飲於假山之小樓。時玉蘭開盛，又攜酌於蘭室，問柳答花，搜聯構句，兩相暢逸，名珍情會。生曰：「卿名不在楚蓮香之下，幸同枕席，誓不相忘。」文仙曰：「裡流澤藪，不足以辱君子。吾有一路指君，君其圖之。」生問其故。文仙指蓮室曰：「個中一女，姿容絕世，美麗超群，賦性聰明，詞華炳燁。吾有一友，竊窺之，羨曰：『美哉妙矣，諸好備矣，此誠無價寶也。』聞惟一侍女為伴，先結侍女之心，庶可漸入佳境。且以君之愷悌俊逸，無有求而不得者。然須慎之密之，毋炫巧致拙。」生謝曰：「是教當書紳，是情當刻骨，此言出在卿口，入在吾耳，幸毋他泄。」文仙曰：「君固不下申厚卿，我也不為丁憐憐，亦何疑焉。」乃取一犀簪，解一香囊留贈而別。生視之，親繡一絕句：

獨坐紗窗理繡針，一絲一線費芳心。

從求知己親相贈，佩取慇懃愛我深。



生始感文仙愛已出於真誠，而情亦眷眷，不忍少忘。至午，素梅以生窗之左有海棠花，偷步摘之。少愛童抱甕注水，適至澆花，戲謂梅曰：「吩咐偷花者：可一不可再。」梅曰：「一之未甚，再思可矣。」童曰：「一摘使花好，再摘使花稀也。」因以水濕其手，梅牽童衣拭之，反若有意於愛童者。童忙入謂生曰：「素梅在窗外，年雖少，有丰韻，可挑也。」生故出，擁其歸路。梅摘花而返，生喜揖之，梅懷不安之狀。生笑曰：

「花下睹妖嬈，含羞稱萬福。相對兩難言，花豔驚郎目。」

梅求路不得，曰：「先生當路於此，男女無以別於途。君子避女流，故不能少讓我也？吾非迷失女子，胡為關津留難？」生曰：「為汝初犯竊盜，今欲盤詰奸細耳。」各嘻然相視而笑。生憶文仙之言，心自計曰：「不將我語和他語，未卜他心知我心。」乃戲問曰：「卿卿果芳桃之侍妹名桂紅者乎？抑果碧蓮之侍妹名素梅者乎？」梅曰：「先生止游詩書之府，何由知閨閣之名也？」生給曰：「吾昨夢登太華山，至西天闕，入廣寒宮，履嫦娥殿，親得數名指示，故此積誠候卿。今得見之，正應佳夢矣。乞先為劉一春道意，後有萬千未談之衷曲也。」梅曰：「此春夢也。吾非小紅，便逞張生家語，吾當有一場發落！乍間姑免究。」執花而行，復回顧，低念「劉一春」者數四。生尾其後，曰：「劉一春送。」梅戲應曰：「回！」生垂手頓足曰：「妙妙！女果以張生待我，則雖嘗栗斯、啜呷儒兒以事女，亦甘心也。」返室，愛童曰：「此女不速自來，焉得秋毫無犯，作無事人乎？」生曰：「事勿欲速，恐耳屬於垣，則名教掃地也。且喋喋利口，有無限風趣，此一物亦足以釋西伯矣。梅尚如此，蓮更何如。安排牙爪，以為降龍伏虎之計，此第一著也。」童曰：「牽腸掛肚在蓮娘，送暖偷寒在素梅，詐謀奇計在相公，熱心冷眼在小童。吾若守口如瓶，決不敗乃公事。好為之，好為之！」生暗喜曰：「成吾志者，子也。今日喪心病狂亦由汝，賞心樂事亦由汝矣。」

梅歸，對蓮備道生語，且有譽生意。蓮故作不理，偷書一歌於窗外：

鶯聲清曉傳春語，道說與遊人，趁我嬌華，莫放歌金縷。

杜鵑一夜叫聲喧，呼淒風，喚妒雨。促吾直往天涯去，要尋樂地誰為主？

生至，味之，自覺蓮之留意甚速，喜焉如狂，曰：「且記此詞，為他日負賴表記。」然時或見蓮，則見其故逞百媚之姿，或微露可疑之狀，或掩窗自蔽，或以目流情，或與桂紅相謔，或正色不可動。假意真情，不可測識，而生亦未與蓮親接一語。且此有桂桂，彼有桂紅，亦未敢深信。故會面雖屢屢，心旆雖搖搖，而每為首鼠之狀。

一日，生抱悶，步於牆西之別圃，轉至假山，見碧蓮俏妝輕服，面帶喜容，纖手露金鐲，捻並蒂花枝，視雙蝶鬥舞。蝶稍進，則隨而觀之。蝶漸近假山，生略少避，喜曰：「蝴蝶甚著人。」蓮已見生，故作不見，反翻袖促蝶。生逼近，曰：「古有司花女，於今見之，誠閨分之秀也。」乃整衣肅冠，施一長揖。蓮徐徐置花石上，含媚答禮，仍自執花，偷目覷生。生以正目視蓮，各默默者久之。生笑曰：「幽花如處女。」蓮舉花視之，曰：「此東坡閒話。」生指花枝低賦一絕曰：

卿手捻花枝，花敢與卿鬥。卿貌覺羞花，花應落卿後。

蓮曰：「君不怕花怪乎？」生曰：「然則卿愛我矣。」蓮面紅，曰：「先生大膽。」舉扇自蔽，欲返。生前訴曰：「自見之後，未領笑語，企慕之悃，山高海深。每謂卿如瓊林琪樹，常欲在目前，奈咫尺天涯，勞心怛怛。昨睹佳句，今尋得此樂地，願借假山以為巫峰，縱委身風露，猶瞑目泉壤也。且楚詞有曰『樂莫樂兮新相知』，何太自鄭重如此？」因執蓮之扇而牽之。蓮假手放扇於生，日生，低聲曰：「讀書人但輕自己之手足，更不重他人之耳目耶？」生曰：「四無人聲，惟有子知我知耳。」蓮曰：「天知，地知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天地無陰陽乎？」彷徨不能自持，遽執蓮手，曰：「到此地位，工夫尤難。此未語可知心者。雖鐵石打成心性，亦當慈悲嗟愍！」斯時也，生魂已飛天外。蓮曰：「妾，嬌體也，乃相煎太急，今日膽落於君矣！此臂今當斷君，亦何取於妾？且此何地也，此何時也，此何事也，妾與君何如人也，而敢犯禮侵義若是也？」力欲脫身，墮下金鐲。生方拾之，而素梅適至。

生避於樹下。梅曰：「料蓮娘被困，故獨馬單槍至此，可同我回。」蓮與俱返，體若疎惕者，謂梅曰：「此生技癢，觸物便吟，豈其錦心繡口，故吐句皆若宿構耶？」梅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貌狀潘岳，見之豈不欲投果？」梅又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出語溫存，動容腴腆，必多情而重義者，今日反累彼懷抱矣。」梅又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遠之則可愛近之則可畏，何也？」梅又笑而不答。蓮有慚色，欲行不行者久之。生尚兀立不動，形如槁木，心如沸鼎，方歎曰：「天乎，天乎！救兵卒至，解圍白登，所謂對面不相逢者乎！相見不相親，不如不相見。驚餌魚，傷弓鳥，何緣再得。」因作《行香子》詞，書於蓮扇：

山石之旁，紅綠齊芳。遇佳娥，正出蘭房。嬌嬌媚媚，巧樣梳妝。更好風韻，好標緻，好行藏。

絕世無雙，不比尋常。盡吾戲調何妨。止應配我，個樣新郎。謾眼空勞，心安想。興徒狂。

書罷，見扇骨上細刻「劉一春」三字，乃知蓮之念已，更覺愈不能遺。

至晚，蓮梅秉燭相對而坐。梅曰：「劉生顯兩番手段，皆為我等輕舉深入之故。試以幾日堅壁不出，彼敢斬關而入否？」蓮曰：「然。」遂強習女工。

生自假山會後。懵懵如癡，錯錯若寐，食焉而不知其味，坐焉而不知其處。寐焉而不知其旦，或入大堂，或趨講丈，或歸書室，或游別地，眼之所見，意之所接，皆假山也。蓋無根而情自固矣。書史之功頓廢，筆硯之事頓忘。或低吟樹下，或從步池邊，或登眺小樓，而蓮梅蹤跡，絕不可見。一日，邀友楊文陵訪文仙。文仙迎生，有笑容，多喜意。少敘杯酌，酒半酣，欣欣相告曰：「別後思君，如心懸一物，恐妨君正業，不敢奉迓。前為君卜一筮，昨為君起一數，又以君年月日時與知命者推之，皆大魁之吉兆也。吾亦閱人多矣，多伶多俐，多才多美，無逾於君。當奮祖鞭，以看花上苑。得君捷，妾亦分榮矣。」生謝曰：「愛我哉！金石之論，可寶終身。」別文仙而歸。復至假山，春景融融，終不能忘前遇也。取錐刻一歌於竹：

四際春光入望中，杏開十里紅霞簇。

兩對黃鸝調嬌舌，三聲五聲新腔曲。

喚起離人百感傷，千愁萬恨填心腹。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雲雨巫山空二六。

何如一醉忘世情，同與七賢坐修竹。

書畢，轉至晴暈亭。有素紙一幅，柱上偶懸一針，生持之，且思且行。忽見小桃一株，夭夭可愛，猛記紅雨亭之詩，歎息曰：「此芳桃也，能解吾意乎？」乃以師處桃花掛色屏絕復以針刺之，以針定於蘭室之壁上而回。遇愛童持玉簪花來，種於花壇。命童往視蓮室。

蓮方繡一袋。童至，曰：「前見劉相公有香囊一枚，自謂精絕，今蓮娘所制更妙也。明當與一賽。」蓮曰：「劉相公為誰？」曰：「名一春，字茂華，號熙寰，改號愛蓮子。」曰：「何處得來？」曰：「家重疊山華村之西。」曰：「何為家汝家？」曰：「吾主相識之子。」曰：「今何不去？」曰：「吾主延致攻書，圖其聳壑昂霄耳。」曰：「學問何如？」曰：「去年游泮，文武兩全，鴻才海富，逸思泉湧。」曰：「為人何如？」曰：「制行英卓，動容俊雅，立志溫和，趨向超拔。」曰：「家望何如？」曰：「故家子，讀書種，仁人之裔。杜中丞、郝中書欲謀為婿而不就，故今欲俟寶窗消息，可以知其為人矣。」蓮見生清揚逸灑，已動心注，而聞童之言，企仰俞真，謂童曰：「汝為劉生修一生譜牒，作一身行狀。」俟童回，私歎曰：「是天遣此生以貽相思之種也。初見若爾，後將奈何；見猶若爾，別將奈何！斷送一生，惟有此矣！」愈覺足不寧地，強梅以觀花為由，將窺生室。而愛童歸，正與生道及碧蓮詢生之語，立於窗外。蓮乃返至花屏間，見二絕句：凝目花間憶粉腮，一腔煩惱逐春來。

花如解得無聊意，長向劉郎悶裡開。

又詩：

小門畫永春岑寂，安得斯人共一牀。

自是洛陽花下客，劉郎不是老劉郎。

蓮謂梅曰：「汝解此絕意乎？乃改集句詩也。詩意極巧，小門『小』字，改『千』字也；一牀『牀』字，改『觴』字也；自是『自』字改『曾』字也；不是『不』字，改『今』字也。初，劉原父以年老續婚，故謂『老劉郎』；今彼寓小洛陽為客，明示我以未曾有婚之意。然以岑寂，何預他人？而遽欲斯人共一牀，則傷於欲速而無禮。」梅曰：「彼謂『斯人』者，何人也？」蓮曰：「斯人者，斯人也，必求其名以實之，則鑿矣。」與梅並立，久無語。梅曰：「何思？」蓮曰：「吾亦欲改集以和。適為詩才所窘，安排句法，已難尋，較是輸他一首矣。」梅曰：「還有一首。」袖出一絕，與蓮觀之，乃針刺成者。蓮見之，曰：「怪哉！怪哉！異哉，異哉！有是事哉！」梅曰：「何故？」蓮曰：「汝未知來歷。此吾作於母舅園中紅雨亭掛屏上，亦以寶針刺成。此帖汝得於何地？天地間有此意外偶然事，其神運乎？其鬼輪乎？竟莫測所自也。」梅曰：「吾昨得於池右之蘭室。意謂蓮娘所書樣，於形跡太露；使出於劉君，不知何由得之？」蓮長吁曰：「是園素無外人，吾嘗由此無忌，今與我共之矣。又況豈無他人，當斂足縮步，輟筆息吟，以自韜晦。然吾書此時毫無著意，自今驗之，似字字有情。苟詩作憑，良緣天啟，則韓夫人之紅葉再流御溝何異也。」

正論間，生推門而出，見蓮梅俱在，步又中止，倚花而偷望之。花面與粉面爭嬌，脂香與花香競馥，自不忍舍，歎曰：「凡間仙人，可以療饑。」又歎曰：「碧蓮、素梅者，千萬人中兩人耳。」占詞二闕，書於手帙：

愛殺芬芳春一點，嬌姿壓倒楊妃。倚花注目已多時。枯腸聊止渴，餓眼暫充饑。對面重逢無妙策，費吾一段心機。何時親貼豔豐頤。玉釵掛吾首，羅袖拂吾衣。（《臨江仙》）花滿枝，蝶滿枝，戀戀迷香不忍歸。迎暄曬粉衣。

盼佳期，算佳期，盡付書齋懶睡時。春情許夢知。（《長相思》）

蓮歸，猶折花在手，蝴蝶繞花而飛，梅曰：「蝴蝶有情，相隨不捨，其為花乎？其為蓮娘乎？」蓮曰：「愛花則為花，愛我則為我，何怪蝴蝶之迷戀也。」命取筆，書一《愛花詞》於東簷之壁：

一枝花外漾新晴，賣花聲裡春光泄。正解語花嬌，山花子豔，後庭花未結。猛睹蝶戀花梢，也須索賞宮花，沉醉花陰歌笑徹，待醒來，向柰子花前，木蘭花畔，鬥百花奇絕。莫放雨中花謝，落路花飛，斷送了賞花時節。等閒間落花紅滿地，又早見石榴花吐迎新熱。金錢花散美人愁，菊花新處情人別。冷清清開到臘梅花，意孜孜揉碎梅花雪。（二十牌名）

後生見之，料蓮所作，笑曰：「花固可愛，豈知春可惜乎？」對一《惜春詞》，並書於後：

春從天上來，春霽和風扇淑。沁園春景巧安排，花柳分春，有流鶯宿。單衣初試探春令，喜的是畫堂春滿，錦堂春足。那更慶春澤畔，正雪消春水來，有魚遊春水分波綠。玉樓春盡日初長，忽看海棠春放，春光好，好看無拘束。又何如登帝春台，賞漢宮春，謾醉春風中，齊唱徹宜春令曲。體輕放絳都春光，武陵春去，春雲怨惹愁眉蹙。（二十牌名）題罷，回至壇前，抱膝而坐，心自計曰：「吾之見蓮者，邂逅也。吾之寓此者，暫也。吾之窺蓮者，私也。蓮之愛我者，幸也。彼此之傳情歌詠者，禮所禁也。吾志之所期者，未可必也。知微翁所云者，渺茫之數也。而蓮之年則已及笄，而必有他適矣。吾欲乘邂逅之暫，觸禮之所禁，僥倖以行吾私，焉保其不他適而必符此數、必遂吾志乎？使我後日要醜婦，則我當為我惜，而彼亦當惜我。使彼終身伴拙夫，則彼當為彼惜，而我亦當惜彼，眷眷情緒，兩下湮沉矣。然既生春，又生蓮，天若行方便，必無此事也。」悵悵然自為問答者久之。又欲至文仙處以散積悶，值守樸翁帶二歌童攜酌於閒開堂。生醉甚。翁斟大卮勸生，生力辭。守樸翁曰：「吾羨子有八斗之才，倚馬可待，今以情字為韻，若能立就一絕句，吾當代子飲之。」生即應曰：

燕春台外柳梢青，畫錦堂前醉太平。好事近今如夢令，傳言玉女訴衷情。（八牌名）守樸翁素質直，初不知生之寓意有在也，但笑曰：「玉女，即嫦娥也今秋必要高中。」盡歡而別。

後蓮睹生所對之詞，歎曰：「何物老奴生此寧馨兒！美口聲，錚錚乎敲金戛玉；賣俊俏，藹藹然惜玉憐香。如百戲場中子弟，件樣精通，風月前容吾二人唱和，足稱勁敵。悠悠蒼天，悠悠蒼天，有志難酬，仰呼無益，萬般心緒付之一聲歎呀！若控過此生，則春風徒笑我矣，乃以春、花二字結之：

雕欄春色上花梢，花底春鶯巧更嬌。

春為花開添富貴，花因春到逞嬌嬈。

花容不久春空老，春景無多花暗消。

幾欲留春花言，落花春夢杳迢迢。

蓮此詩書於片紙。偶愛童持瓦盆到池邊覓取小魚，梅見之，親至，問何為？」

曰：「劉相公近因興悶，欲取置几案，竊其活潑之趣耳。」梅遞蓮詩於童，曰：「興趣在此，何以魚為。」童曰：「何故？」梅曰：「汝不《見愛花》《惜春》二詞乎？今兩下合而為一，見之則興自活潑矣。」童奉生，述梅之言。生閱之，不覺鼓舞。

自是，蓮常凝目窗外，又恐生之見，又恐生之不見；意欲絕生，情不忍絕；意欲許生，身不敢許；每羞澀依依，有不可形狀意。面對小軸，美女怯春圖，蓮戲之曰：「吾因春無奈耳。爾無知，何作此鬱結狀也？」乃賦於其上曰：

萬斛新愁眉鎖住，憑欄不賦啼鴉句。

終朝理恨幾時舒，良二難畫相思處。



多情對此愁千緒，心隨風逐沾飛絮。  
不如將心托筆寄丹青，落得不知春歸去。  
(《步蟾宮》)

又書一詞於綠窗之側，濃淡筆，短長句，以堅生志、寫己怨也。

春山愁壓慵臨鏡，憶芳菲，嗟薄命。望中煙草連天，座裡花陰斜映。空度流年，虛浪美景，誰把佳期牢訂。對景怨東風，無語垂簾靜。----狂風浪蝶多情興，爭抱一枝紅杏。鷓鴣隔樹喧聲，喚動惜春心性。燕子雙雙，鶯兒對對，花也枝枝交並。

蓮書未畢，因慶娘處女使至，亟入接問。少頃生至，誦之，知其為《晝夜樂》詞而未韻未成，取筆續之曰：「百物總關情，何事人孤零。」(《晝夜樂》)時鸚鵡處於檻內，連呼：「有客。」生曰：「客是誰？」蓮於內低應曰：「忽到窗前，疑是君矣。」自為捲簾，見生猶執筆而立，對生曰：「有客。有客。」生執其筆，相揖於隔窗。生曰：「只分窗內外耳。我見蓮娘多媚，想蓮娘見我亦如是也。」蓮未及對，忽回首，梅立於後。曰：所言公，公言之。」蓮逸別室。生曰：「主人何避客之深也？」猶不忍去，撫窗窺內。梅亦曰：「何為至此？得非欲窺見室家之好乎？」生曰：「為室家不足，無奈看花洛陽，以收天下春。」梅又含意曰：「先生儒者，當折桂枝，醉春紅，占春魁。今穿花至此，豈三年力學不窺園者乎！」因笑倚窗側，以袖拂生。生亦倚身窗外，以手撫梅曰：「蓮娘情何如？」曰：「不濃不淡。」生曰：「繡戶春風暖，想蓮娘心熱矣。」梅曰：「青燈夜雨寒，恐先生心冷耳。」正謔間，蓮至，命梅煮茶。梅少退。蓮至前，將露私言，似欲接手，而童已至。梅內指曰：「鬼僕又來矣。」各默默而散。童曰：「適來王謝諸公來訂文會，叩門至軒中，吾善計回之去。恐夜來攝蹤，識破行徑，故唐突而來請。」生曰：「甚是。」步至東，坐於湖山石上。愛童拂拭落花。生曰：「昔日相逢，碧桃初放，今梅酸澀齒，春氣將闌。天上好景，人間樂事，顧不為我一留也。」作詞送春：

殘花無奈黃昏雨，那更更長苦。枕頭聽得子規啼，叫道春光今去幾時回。----東君不管離人老，花信憑誰討？一生須得幾青春，盡在書齋做個憶春人。

次日，生憶玩詞之處，已深感蓮之惠然肯近，而尚未能接一心話。會愈多則情愈戀，話更難則念更深，雲破月來之時，花落門扃之際，皆惱人滋味也。占《賀聖朝》詞：

疾心偷步巫山下，枉自擔驚怕。  
胸前著次，心腸乾熱，誰人堪話。  
書中之女千金價，甚日青鸞跨？  
心似風箏，身如傀儡，懸懸牽掛。

又《春光好》：

春已矣，樹浮青。少啼鶯。數點催花雨，美聲不可聽。  
心事千頭千腦，幽齋孤影孤形。誰問玉人曾約否？半應承。

又三字詩：

月升樹，花影重。酒未醒，愁又濃。

蓮亦自風生之後，常無言靜坐。素梅侍側，一日視蓮，久不移。蓮曰：「視我何為？」梅曰：「近來善風鑒，能模心相。」蓮曰：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口內無言，心中有事。」蓮曰：「然，今日情思不爽，兼倦人天氣，恨不能寄愁天上，埋憂地下。第取琴，試操一曲，餘音似前弦。」梅為之設几焚香，置琴於上。蓮方整弦，遽曰：「指力倦，琴音散，不若以棋較勝負。」梅又為之設棋枰。下未終局，遽推枰而起。自理繡工。又曰：「眼昏，不便針線，暖酒較手技可也。」酒至未飲，則曰：「恐醉，姑置之。」梅曰：「消遣我太甚。今日何異常日？如此，信必有故。」蓮曰：「予實不知。」梅曰：「他人有心，予付度之矣。」蓮曰：「無浪言，為我捲簾，細數落花，何如？」梅掀簾，曰：「外間世情甚不美。」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綠暗紅稀，飄零顏色，春去矣。」蓮喟然曰：「春去乎？春亦解誤人乎！」梅曰：「春不誤人，人有誤春者。」蓮曰：「吾惜春，非誤春也。」梅曰：「惜春何不留春？」蓮曰：「春肯為我留乎？」命取手軸，書曰：

夜雨生愁

煙雨妒春聲不歇，無故把繁華摧折。看欹網留春，斜兜花瓣，不放東君別。  
隔檻下香和恨結，淚滴處衣羅凝血。正冷落佳人，柴門深閉，剛是愁時節。

(《雨中花》)

春風積怨

春風幾度，空把青年誤。古道堆紅無數，妝點東君歸路。

樂事於今半已空，園林綠遍消紅。咫尺窗紗，萬里衷情，吟付東風。(名《青玉案》)

靜裡淒寥

鬧嚷嚷春景無涯，近一簇香車，遠一簇香車。雨篩風攪攘韶華，打一夜梨花，飄一夜梨花。心病也，意兒慵，對一霎紗窗，倚一霎紗窗。情重也，淚兒枯，歎一聲冤家，念一聲冤家。恁黃昏簾幕重遮，鼓一部青蛙，送一部青蛙。

(名《閨怨蟾宮》)

望中索寞

小鳥窺人驚枝去，一聲啼歇。

蓮方書，梅笑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外多時矣。」蓮曰：「何不早言。」欣然投筆而起，探首外望，乃誑也。蓮甚不快，遂置前詞，和衣而臥。而生果至，梅復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前後久矣。」強之不能起。久之，梅誑生曰：「蓮娘見君至，反就枕。」生曰：「其似恨我乎？梅曰：「非惟恨，抑且恨。」生曰：「容我一見請罪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君罪太多，罪不容於請。」曰：「我得何罪？」梅曰：「竊窺鄰女，眼罪也；吟賦詩詞，口罪也；攀花弄管，手罪也；勤步窗前，腳罪也；用意輕薄，心罪也；私聞竊聽，耳罪也。然連日疏闊，一身都是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前諸罪可恕，末後一罪，我自認之。」遂悒悒而回。

至晚，蓮於枕上問梅曰：「劉君此際果岑寂否？」梅曰：「有守桂在。」蓮曰：「汝比得守桂否？」梅答曰：「然則蓮娘其岑寂乎？春色惱人眠不得，當坐以待旦。今日春闌，當高枕無憂矣。」蓮不答。少刻，梅假睡，蓮頻呼之不應。曰：「年幼未諳陽春。」

也。」梅聞之暗笑。蓮視殘燈尚在，起而獨坐，書一歌：

花落啼鴉後，紛紛逐晚風。與我似相識，輕輕入簾櫳。春色殊憐我，傍我頻相從。春光何富飾，也敗風雨中。妾顏花作面，春去誰為容？膏沐懶去事，綠雲成飛蓬。蘭室怯情曉，停針倦女工。春去知還在，春疇情轉通。驀地有長吁，茫然興復空。寄語傷春者，為我惜飛紅。

越數日，生與其友關世隆、張文杰者，游酌於園中。未幾，諸葛鈞至，相與暢飲於萬綠亭。世隆曰：「今日劉、關、張復會於桃園，可無侑酒者乎？」文杰笑曰：「憑軍師處之。」生曰：「吾熟一妓，招之則來。得一點紅，足以消酒。」遣人邀文仙，則已去跡多日矣。生稍興，勉強聯句，俱至大醉。生滌手，獨至池邊。適蓮捲簾，面池獨立，因生手揮殘瀝，授一帕於外，帶一香囊。生拾之，左右瞻顧，欲以稱謝，而愛童先諸友至，蓮遙見，長歎避之。生忌友之覺也，即與偕返，送友出。命童訪文仙所在，乃知鴛兒之故，欲賈之，恐其不允，貽之行者。故去數日，而生不知也。生聞，似有所失，舉蓮帕，檢視繡袋，更憶文仙所贈，又亂一心曲矣。作詞念之：

章台多柳枝，此枝世稀有。愛爾美恩情，到我十之九。別來夢亦勞，天涯幾翹首。思卿卿在心，念卿卿在口。料卿也同心，有我相思否？

又因投帕之惠，扣手歌《鳳凰閣》詞：

記當初花下，分明傳約。思量就把芳心托。豈料書生福薄，竟成空諾。能勾向他行著腳？---你也不合，常把眼來睷著。怎知書幌添蕭索。奈何哉，這病根幾時芟卻。直若到空梁月落。

自後思情愈濃，心懷恍恍。素梅亦悉蓮之情，恐蹈他故，再四以言語而試之。蓮笑曰：「汝欲以絳桃碧桃、三春三紅之事待我，如傷風敗欲諸話本乎？」梅曰：「此事恐非兒女子所可自行。劉君前程萬里自遠大之器，就之恐玷彼清德，絕之恐喪彼性命。差毫釐而謬千里其端在此。勿謂素梅今日不言也。」蓮正色曰：「何以劉君為惜哉！女子之身，賤之則鴻毛，貴之則萬金也。鼎當有耳，豈不聞女子安從可賤，汝弗疑。」長歎不語者移時。復謂梅曰：「自思天下有淫婦人，故天下無貞男了。瑜娘之遇辜生，吾不為也。崔鶯之遇張生，吾不敢也。嬌娘之遇申生，吾不願也。伍娘之遇陳生，吾不屑也。倘達士垂情，俯遂幽志，吾當百計善籌，惟圖成好相識，以為佳配，決不作惡姻緣，以遺話把。吾度劉君之意無不可，草草之事不難為，而所以不敢輕舉妄行者，蓋長慮卻顧耳。然劉君之用情於我者，專矣。日月凡跳，如隙駒墜蛇，深欲息意不思春，恐報劉君之日短也。」作一詞：

一睹仙郎腸欲斷，斷腸枉自癡癡。癡心長日擬佳期。期郎還未定，定有害相思。思深偏切愁人夢，夢中添下孤獨。惶惶淚滴幾多時。時動文君想，想在俏相如。」（《臨江仙》）

倚牀而坐，體若不勝。梅曰：「弱體不勝衣，為郎憔悴多矣。」蓮曰：「憔悴無傷，恐不能自憔悴而止也。」梅亦慮老父覺之，勸以勉強笑語。良久，蓮笑謂梅曰：「汝年紀長矣，名桂紅不諧，私呼汝為紅娘可乎？」桂紅笑曰：「蓮娘欲作崔，使劉君為張乎？今外無高牆，內無夫人，旁無和尚，鄰無犬吠，以培桂迎春為普救西廂何不可？而願時時清白，刻刻崖岸，則向所云『不敢』者，真也？偽也？誠也？假也？」蓮面有慚色，徐曰：「吾欲尊汝故爾，誰為汝演西廂記也？」梅曰：「以桂紅呼紅娘為尊，莫若以素梅為媒婆之為愈尊也。」蓮默然含淚曰：「吾於劉君幸無失德，自以汝可寄心腹，故不少存形跡。今汝舌劍唇槍，吾何為吞聲忍氣？吾拼索性，汝須得乾淨人也？」梅執蓮手，跪而告曰：「吾為戲言，娘何僻見乎？生待我若親，賤奴豈草木人耶？」蓮曰：「汝知否，劉君尚未娶故耳。」

至晚，具雲履一雙、美女一軸、金扇一柄、水晶糖一匣，自取一謎，令梅饋生。梅佯曰：「吾無副，不可行。」蓮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彼若敬主及使，汝自解紛。」

梅欣欣而行。至迎春軒，獨見愛童，而不見生。將回，童出挽之。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耶？」梅曰：「『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』，是以來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是以去。」童曰：「凡物必有偶，劉相公已心匹蓮娘，吾與汝未有下稍，汝若肯捨身普施。吾當得好眼看承。兩人深相結，共保快活無憂也。」梅不答。童強之人，與共坐於北窗之小牀。梅曰：「非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汝事劉相公久，學無賴賊作偷花漢耶？且劉相公尚未有成說，爾何敢僭先？」童曰：「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劉相公亦讓我一頭地矣。」為之搜定香扇，持素手，鬆鈕釦。而生睡已起，遽推門出，見二人之狀，戲之曰：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耶？」童曰：「非敢越禮，特欲小試，為行道之端耳。」梅有慚色，斂衽整衣曰：「君可謂入幕之賓矣。」因視童而微笑。生亦目童，作搖首狀，童即避出。生執梅之手，引就坐，曰：「吾設此位以待卿久矣。今日之事，須極熱為之。」梅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」生曰：「蓮娘之意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已受重戒而來，不許，不許！」乃以碧蓮徹夜念生岑寂之語、假寐之事，悉對生述之。生曰：「肯念我之岑寂哉？得蓮念，勝天憐念矣。然念念不忘，我心更切也。」又曰：「汝年幼，未暗傷春，我當教汝。」梅曰：「汝男子，那識女情？我亦生而知之，不勞尊誨。」因袖出蓮所貽者與生，曰：「此蓮娘雅贈，欲得君詳一謎也。」生細玩之：「雲履無底，美女在胸。」笑曰：「吾揣其意回之。」

禁足書窗外，幽懷且放開。謾言心地熱，苦盡自甘來。

生曰：「是否？」梅曰：「得之矣。」梅回，見童於窗外。童曰：「恐蓮娘冷靜，代汝奉陪。」又附耳曰：「謝我方便之恩。」逕自笑回。

至晚，生以香扇墜一個、玉縑環一副、枕頭席一領、老人圖一幅奉答。囑童奉蓮，曰：「亦欲詳一意耳。」蓮收之，復於生曰：「要弄偷香手，終存竊玉心。若能同枕席，永賦白頭吟。」

生得之曰：「知我者其蓮乎！」

自此以後，雖絕步於園中，而馳心於池側者不能忘，乃抵書投地曰：「原初來意，本欲尋新溫故，以期進取。今所遇若是，雖孔情墨守，何以堪之。抽黃數墨之心，易為倚翠偎紅之句；登天步月之想，翻為尤雲雨之情。然只愁佳人難再得，不憂富貴不逼人。」書一短詞於扇面：

寂寂寥寥度此春，朝朝暮暮兩眉顰。重重疊疊眼添新。句句聲聲心裡事，孤孤子子客邊身。思思想想意中人。」

（《浣溪沙》）

帶愛童，鎖外門，赴叢芳館會。

蓮偶至軒前，撥紙窗窺之，見琴側有一對云：



惜花恨春去，折桂待秋來。

又見紅紙帖云：

覓蓮得新藕，折桂獲靈苗。

喜事福人書。

蓮細思不能解。適几上有幅花箋，乃書一歌行，並二絕句：

自思忽自笑，甘為何等人？句中說秦晉，筆底約朱陳。我意欲作假，君心要認真。聞道洛陽花似錦，偏我來時不遇春。

絕句：

月清秦閣冷，雲近楚山低。春色剛來至，東君錯放歸。

又：

霜節透高枝，橫窗月上時。成林應有日，可待鳳凰棲。

素梅忙至，曰：「此劉君寓室也，哪敢獨行！幸不至，使其卒至，則書室為陽台矣。」蓮曰：「好容易！是誰敢？」梅笑曰：「極會，敢極。會敢者，劉先生也。」蓮曰：「吾亦不敢。」梅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蓮曰：「吾亦不願。」梅曰：「願是不願，不願是願。」蓮曰：「吾無願乎爾，子為我願之乎！」梅曰：「兩相情願，各無異悔。」蓮不答，亦不欲行。梅曰：「忠言不入，炫玉求售，非計之得也。」逕先去。蓮初意以生無一面之識，無一絲之因，適一時之遇，才一窗之隔，今而至於朝暮見，且兩月餘，男子所無之事，識禮甘犯之，而尚不及罄一心談，著意制《桃源憶故人》及《賀新郎》二詞，素梅睡，懷以探生。偶生他出，意已不悅，又值素梅見之，不可久持。乃留一戒指並原制二詞於詩箋上，以界尺壓之，仍閉窗而去。

生歸，童先見而拾之。至晚，生就月坐於壇前。童曰：「適於几上得解慍方二紙，寬愁散一枚，可以療鬱結之疾。欲得之乎？」乃以詩箋、戒指呈生。生曰：「得於何來？」童曰：「此必蓮娘之貽，親至不遇，留而去之。然幸吾先收，使他人得之，奈何！」生曰：「彼亦諒吾室無別至者故耳。然機不密則害成，當用為戒。」生誦之，至「放歸」「不遇」句，思蓮有枉就意，深自悔曰：「近來跬步不出，不見親如玉趾，今偶爾他適，即失此良晤，豈暇亡而來與？豈好事多磨而然與？數之窮、命之蹇、緣之慳、會之難、運之厄、遇之否，一至於此！信事之成，不在於人之計較也。」乃集古詩成興體四章：

林有朴樹，其葉綦綦。靡日不思，西方美人。---野有蔓草，維葉萋萋。窈窕淑女，洵有情兮。山有蕨薇，其葉。我之懷矣，曷其維忘。隰有萋楚，其葉蓬蓬。子無良媒，憂心有衝。（林有朴樹四章，章四句）

又沉思：「留一戒指，不知寓何意？或戒我休折野花乎？或戒我休生妄想乎？或戒我休忘此情乎？或戒我休荒書史乎？或戒我休得苦心頭乎？或戒我休得急心性乎？或戒我休得遽思歸乎？或戒我休對人前說破乎？」心焉惶惑，排解更難。而蓮又以微恙少出，素梅終夜不離左右，生欲求一面而不可得。乃畫蓮花一枝，肖己像於側，名曰：「愛蓮圖」，懸於書壁，常常對之。想其坐，則曰「座上蓮花」；想其貌，則曰「面似蓮花」；想其詞，則曰「口出蓮花」；想其行，則曰「步步生蓮花」。又畫梅花一枝，題其上曰：

鐵石肝腸冰玉肌，風中雪裡逞標枝。慇懃結爾一知心，為春傳送新消息。

每對此二書，則悠悠蕩蕩，愁喜交集。

一日，微雨初過，躍魚戲水，生帶愛童，釣於隔浦池。吟云：

化龍原有日，暫伏在清流。萬丈深潭難設計，且將蚯蚓釣鼈頭。早上金鉤，早上金鉤。

蓮先見之，謂梅曰：「劉君深深諳釣術，所謂水濱之役夫也。」梅曰：「釣術何如？」蓮不答。梅喻其掀簾指生曰：「臨淵羨魚，何不退而結網？」生聞之，即抵窗前。梅其窗曰：

休念佳懷休假呆，好將啞謎細論猜。我家門戶重重閉，春色緣何得入來？

生索然沮興，曰：「前日作情方沐，而今日又復變卦，焉得以隔浦池目為浣溪沙，以培杜軒署作心院乎？」即棄釣歸室，將愛童而睡。

睡起，即令童取酒，生至醉，枕書隱几。聞扣門聲，放之入。乃金友勝，因至書坊，覓得話本，特持與生觀之。見《天緣奇遇》，鄙之曰：「獸心狗行，喪盡天真，為此話本，其無後乎？」見《荔枝奇逢》及《懷春雅集》，留之。私曰：「男情女欲，何人無之？不意今者近出吾身，苟得遂此志，則風月談中增一本傳奇，可笑也。」送友勝出，愈醉不可及，復隱几而臥。

又聞扣門者，乃守樸翁內姪耿汝和也。是人刻而妒，奸而險，唱和每出生下，而反好勝，---稍輕之；又嘗對生求守桂，生不與，故有憾於生。是日偶至，見生具有《燭影搖紅》一詞，盡含風味。且素知他側居一女，心甚疑之。而生尚醅酌，汝和因強生解其詞。生朗誦一遍，因被酒，漏言曰：「吾心可成金石，雖蘇張更生，弄轉圜之舌，不能間我愛也。」汝和乘醉以言挑之，生笑曰：「吾始睹其貌，心之而不置，吾既得其詞，手之而不釋，意為同志相得與？」汝和故作不解。生吟曰：

隔池美姬，女中解魁。今朝重睹西施。奈情猿怎持？興言念之，心如醉兮。縱然今夜于飛，恨佳期已遲。

（《四字令》）

汝和曰：「此事何所據？」日袖出碧蓮《桃源憶故人》詞遞汝和觀之，曰：「汝虛甘罪，所供是實。」愛童計不知所出，適欲接之，而汝和即懷去。生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得之，亦復何恨！」又大笑就寢，童捧之而睡至夜半言之，而生瞋然而記也。徐徐問其詞，生曰：「昨日果大醉耶？」童尤之曰：「三爵不識，因可多乎？小事糊涂，而大事亦糊涂。此何等事，而可不避人目？風流罪過，已今供招，而又虛名禍者，奈之何！且耿生素肯發人之私，今又得此，必是報聞於吾主，自疑圖禍隙矣，久念使人驚怖。」生彷徨曰：「怪哉！喜為憂恨，福為禍本，吾志從此體，吾行從此劣。豈非禍從手發耶？」又曰：「吾固無足惜，奈玷蓮娘何！乃知酒之流禍矣。許文仙真聖人也，許文仙真聖人也！」因繞几而行。童亦不樂。生曰：「汝未知我心，近日心事有勢不得行者，但欲醇酒求醉耳。」至午，守樸翁招生與汝和飲於私室，生再四不欲行，久之，曰：「詩云：『豈不欲往，畏我朋友。』我之謂與？」勉強赴酌。汝和對生微笑，曰：「酒道真性。」又曰：「勿憂，明早還汝。弟憐幾月好用心，羨汝一人獨專樂耳。獻出守桂，自有商量。」生遂雜以他詞，幸守樸翁不覺。生乃俯意卑詞，小心取貌，不敢出氣。汝和揚揚自得，略不為禮。生勸以大觥，汝和曰：「爾亦欲吾醉，乘中處事耶？故不飲。」生亦不能對。愛童行酒，心抱不平。偷至汝和窗外，濕紙窗窺之，見蓮詞壓於硯側，喜曰：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可謂慢藏矣。劉相公之福，孫蓮娘之幸也。」逾窗竊取而歸。

生別汝和，不勝忿懼，而愛童呈是柬詞，道其所由。生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撫童背謝之，曰：「微子，則吾不知所終矣。」

全璧歸趙，如合浦珠還，深荷百朋之錫，縱彼能吹毛求疵，亦與白賴而已。」

後汝和失柬所在，意童竊去，呼童質之，將欲白於守樸翁。童懼，先於守樸翁處短之，且捏訴以妒生之故。而是日，生之家童至。生父母以生久不歸，因召之。生默然。然以耿子為嫌，「吾且歸，可以消猜釋忌」。故辭翁欲行，而終不能捨碧蓮也，作回文一絕：牽情最恨別，人仙美少年。

又詞一闕：

風裡楊花輕薄性，銀燭高燒心熱。香餌懸鉤，魚不輕吞，枉把鉤兒虛設。桑蠶到老絲長絆，針刺眼淚流成血。思量起枯枝花朵，果兒難結。海樣深情忍撇，似夢裡相逢，不成歡悅出水雙蓮，摘取一枝，可惜並頭分拆。猛期月滿會 娥，誰知是初生新月。折翼鳥，甚是于飛時節。（《花心動》）

生將行，私囑童曰：「耿生為吾所輕簡，實為汝故，致成嫌隙，汝亦當自愛。吾去後，老翁前有萋斐，汝亦當周旋粉飾。」童曰：「相公至此，愛敬者無分小長。此人齷齪傲視，吾家大小皆嫌。吾已於主翁前道過，彼雖置萬喙，決亦不信。但行矣，不久且當奉迎。」生至園中，見蓮窗緊閉，料不得見，作詞付童曰：「蓮娘處為我申意。」即日辭行。汝和終有憾於生，於翁前暴其過。翁終以先入之言為主，而心不直之，乃曰：「劉生至日，吾夢見池中一鯉化龍，一春即乘之而去。吾重其所夢，慕其為人，因處之於此，期飛揚為吾光。且視彼待汝亦謹厚，故汝陷人不義，乃面朋面友耳。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。」汝和愧且恨，自至生寓，見窗壁題吟，愈嫉之。托以覓生為由，逕達蓮所。

時蓮與梅共坐窗下，相與談生，曰：「久不見劉生，近日不知作何狀？」梅曰：「劉君者，國士無雙，人物第一，必非久下人者也。」蓮曰：「何謂？」梅曰：「劉君有何郎之貌，有子建之才，有張敞之情，有尾生之信，惜其淹揚子之居，塞田洙之遇，是以晝興賈生之歎息，夜懷宋玉之悲傷耳。今午與之會，如飲醇醪，不覺自醉矣。」蓮曰：「吾所見亦然。但昨晚夢劉君別找而回，我留之，彼云：『被人妒陷，聊以避謗』。初不知其故也。」

適耿汝直至前，蓮與梅不及避。汝和遽曰：「劉熙寰在否？」梅曰：「吾處深閨，君處書室，是惟風馬牛不相及也。孰為熙寰？君為誰？其誤入桃源矣。」汝和曰：「吾乃耿相公，為《桃源憶故人》，故至此。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」梅無以對。汝和又誑曰：「劉一春本微家子，吾輩羞與為伍。今得罪於吾翁，已作逐客，決無復來之理。汝若戀戀有故人情，乃明珠暗投耳。」逕拂袖笑聲而去。

蓮聞之，惶惶如有失，嗚嗚不能語，茫茫無容身之地，謂梅曰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此必劉君不能自慎，以致露醜於人。情慾之事可遣，失身之罪難逃。今後宜吞刀割腸，飲灰洗胃。免使青蠅玷玉。」少頃，又見汝和昂然往來丁隔池，揚言曰：「迎春軒今為吾行樂窩矣。」蓮曰：「劉君必被此人妒陷無疑，斂跡避狂，料有以也。」梅曰：「劉君挽不留，耿子推不去。使劉君若在，豈使耿子至此！」值守樸翁至，汝和潛回。

蓮令梅密扃其窗，非事則不啟，以避耿也。

次日，愛童扣窗不獲，轉至欣欣亭後，見蓮、梅共立於石榴樹下。蓮邀童入，問其故。童亦為生諱之，蓮懷少釋。童出袖中雲箋，曰：「此劉相公辭帖也。」拆觀之：

萬種相思未了償，被人生嫉妒，又參商。花前笑語尚留香。輕別也，能得不思量？ 寄語囑蓮娘，莫忘前日話，換心腸。好將密約細端詳。卿知否，吾意與天長。（《小重山》）

蓮未知生來期，情不能捨，亦成一詞。

二郎神去竟何之？重疊山西。亭前柳樹空啼鳥，滿庭芳草萋萋。我怨王孫薄倖，聲聲謾訴淒其。長相思憶舊游時，春鎖南枝。而今仲夏初臨也，疏簾淡月容輝。試問阮郎歸未。奴嬌怯誰知！（《風入松》十四牌名）

愛童歸，正遇汝和於迎春軒。汝和笑迎，問之曰：「汝自何來？」曰：「來處來。」不顧而去。汝和嗔之曰：「媚劉子，牽蓮娘，蔽主耳目，皆此頑童，其過之首罪之魁乎！」然汝和雖妒之，而至此亦未如之矣。

[返回 >> 國色天香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